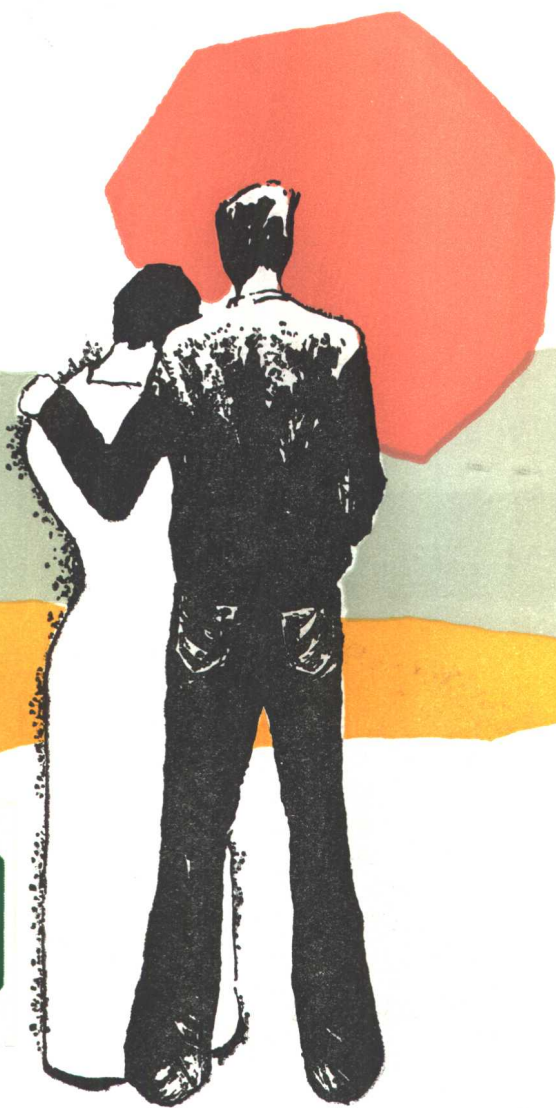


[苏]达·格拉宁 著

婚后



〔苏〕达·格拉宁 著

婚 后

王秉楠 罗 宁
娄 力 杨余森 译
丛 信校



Д. Грэнни

После свадьбы

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9 年版译出

婚 后

〔苏〕达·格拉宁 著

王秉楠 罗 宁 姜 力 杨余森 译

丛 信校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2插页 324,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700

统一书号10107·477 定价：2.45 元

内容提要

当代苏联著名作家格拉宁的长篇小说《婚后》，写的是青年技术人员伊戈尔，响应组织号召，舍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奔赴农村，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积极努力，从而逐步成长的故事。

故事分别以工厂、农村两条线索交错展开，反映了苏联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揭示了新与旧、革新与保守之间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伊戈尔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突出了共青团员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小说自始至终穿插着年轻主人公们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真实感人。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达·格拉宁，生于一九一八年，现任苏联作协理事，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当代苏联著名作家。格拉宁于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作品有《科尔萨科夫工程师的胜利》（1949）、《第二个方案》（1949）、《探索者》（1954）、《迎着雷电》（1962）、《异城风雨》（1973）、《同名者》（1975）、《奇特的一生》（1974）、《克拉芙季娅·维洛尔》（1976）等，其中《探索者》是格拉宁的成名之作，《克拉芙季娅·维洛尔》获一九七九年度国家奖金。他的近作《记忆犹存》也已译成中文。格拉宁于一九八四年底被授予列宁勋章，并荣获列宁奖金。

《婚后》描写的是新婚不久的青年技术员伊戈尔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间，为了响应苏共中央关于开发农业，巩固农村经济的号召，通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舍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奔赴贫穷落后的农村，在与大自然及阻碍技术革新的保守势力所作的斗争中，逐步成长的故事。

故事以伊戈尔为中心，分别以工厂、农村两条线索交错展开，反映了当时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揭示了新与旧、革新与保守之间的矛盾斗争，塑造了伊戈尔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突出了共青团员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引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小说自始至终穿插着年轻主人公们之间的爱情纠葛，并成为整部作品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部分。

作品中矛盾起伏跌宕，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作者对故事中人物刻划得真实感人，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令人信服。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摆脱“无冲突论”的影响，力求写“生活的真实”。

通过这部作品，读者不仅可以在“幸福观”的探讨方面得到教益，而且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当时苏联工厂、农村的一些情况。

在翻译过程中，对与中心故事关系不大的描述，我们作了些压缩；同时，为了适应我国读者的习惯，我们对作品中的人名作了简化：去掉了作品中出现的爱称、小称；对某些人始终称呼其名，如伊戈尔、托尼娅等，对某些人则始终称呼其姓，如洛吉诺夫、切尔内绍夫等，以便于读者记忆。

译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第一部

第一章

一间二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长五米，宽四点四米，朝斯达奇基大街有一扇高大的窗子，靠窗台是一排暖气片，结实的房门漆成乳白色，但这间房的优点主要在于四周的墙壁。无论是正中雕饰着圆形图案的明亮的白色天花板，还是闪闪发光的黄色拼花地板，都不能象这厚实的隔音墙那样使人高兴。它用自己坚实的胸膛挡住别人的视线，使主人们可以在房间里跳呀，闹呀，或谈天说地，或彼此默默凝视。

房子刚竣工。它散发着刚粉刷过的泥灰的潮气、干性油和胶水的气味。为了长住，主人还在装饰着它，把它安排得更加舒适。入夜，糊墙纸由于逐渐干燥发出爆裂声，暖气片旁边的拼花地板也因干燥收缩而嘎嘎作响。

伊戈尔和托尼娅手牵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路线是从房角开始的，那里放着一张狭窄的铁床，这是伊戈尔打条子从宿舍管理员那儿借来的。他们抱怨铁床吱吱作响，没有弹性，同时又觉得自己的抱怨可笑，腼腆地幻想着用一张新的宽阔的双人床取代这张小铁床。为了与壁纸的颜色谐调，床铺应是蓝色的，而最好的颜色就是蓝色。因此他们对壁纸的颜色很满

意。他们之所以满意，还在于这间房在四楼；这幢楼房又是刚竣工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这间新房。

书架旁的壁纸上有一块暗色的污斑——这是根纳季因不会开酒瓶溅上香槟酒的痕迹。本来污斑可以用书架遮住，但是托尼娅不想这样做。让污斑留下作为对欢庆新居时的纪念吧。

他们在衣橱前停下来。伊戈尔把光洁的玫瑰色塑料拉手一个个用螺钉拧到衣橱上，于是破旧的衣橱就焕然一新了。衣橱的内部也显得很象个样子。托尼娅将带隔板的半边作了食品柜，里面铺上用棉布剪制的餐巾，整齐地摆着几只茶杯、几只装着粮食的袋子。

早晨托尼娅在衣橱后穿衣服。打开的橱门可以当作屏风。为了防止伊戈尔偷看，她命令他闭上眼睛躺着。结婚一个多月了，她依旧不习惯在伊戈尔面前穿衣服，而且往后恐怕她怎么也习惯不了。她急急忙忙穿上不顺从的衣裳，想到伊戈尔会看见她这副模样，脸都红了，因为托尼娅觉得让谁看见都比让他看见好。真可笑，仿佛她在任何男人面前只穿一件内衣也不象现在这样在伊戈尔面前感到难为情。

衣橱对面挂着镜子。托尼娅对着镜子梳头，如果这时伊戈尔瞅着她，她就感到愉快。头发长到齐肩，当她把头发披散开，挡住眼睛时，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如陷入淡褐色的薄暮中。她喜欢给自己设计一些新的发式。她的头发非常柔顺——只要将一绺头发在手指上一绕，就能形成一个发卷。有时她端庄地将头发平分；有时梳成年轻姑娘的辮子；有时又梳成蓬松如云的样式。每次梳的发型都使她的脸庞具有一种新的神情；只有淡褐色的双眼象往常那样熠熠闪

亮。

房间正中摆着一张铺着新漆布的矮书桌，坐在桌前得侧着身躯，不然，两只脚就没地方放。

家具虽简陋，但他们对此却感到高兴。很明显，这样的家具摆在这么美好的房间里是很不相称的，但它无损于节日般兴高采烈的气氛。总之，他们不在乎什么摆设，只要有了这间房、这天蓝色的墙壁和这锃光瓦亮的拼花地板，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衣橱后面，空空荡荡，还没摆放东西。在那儿，冬日斜射进来的一个个黄色长方形的光块在拼花地板上移动；在那儿，暖气片欢快地呜呜歌唱；在那儿，可以拉着托尼娅的手跳起舞来。他们对这半个房间尚未利用感到又兴奋又惊奇，也不知道今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摆上什么东西。这尚未利用的空间是神秘莫测的，然而它的未来肯定是灿烂美好的。目前，他们就把这空着的部分视为这个房间的最好的装饰。

托尼娅装累了的样子，依在伊戈尔的手臂上，慢慢走到尽头。他们在窗台上作短暂休息，分别坐在一只用椴皮蓆包装的紫萼花篮的两旁。花篮是托尼娅的朋友们送来庆贺他们迁入新居的。残留的一些花瓣已枯萎皱折，散发出腐烂的气味。

他们一边观赏远方的景色，一边用鞋后跟踢打着炽热的暖气片。他们把这间房想象得十分巨大，象座神奇的宫殿、前所未闻的幅员辽阔的国土。它充满着希望和欢乐。它的四壁还没有从这里听到过一次争吵、哭泣和悲伤的声音。这里的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的，一切都将是特殊的、与众不同的。

由于有了这间房，他们才最终生活到一起。话题无论怎样开始，都必定会回到这不可思议的、令人激动的焦点上——他们成了夫妇，有了自己的房间。对这一切，他们怎么也没能习惯下来。他们再也无须一连几小时站在肮脏的散发出猫臭味的过道里，怨恨灯光过于明亮了；无须一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就慌忙地躲开；无须在难舍难分之际分手道别。现在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过去，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的新奇感却并未消失。这个新奇感步步追随着他们。托尼娅自己也贪婪地从各处去汲取它。当她乘电梯上楼时，脸上自然而然地就出现笑容。当她走进浴室时，她就满心欢喜地用手抚摸着浅绿色的瓷砖。

下班后，她就跑商场，她能一连几小时地仔细观看成套的餐具，询问花瓶的价格，摇动各式各样的绞肉器。她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绝妙的东西，而且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她想象着如何用这些东西装饰自己的房间，充实自己的厨房，而这些东西的需要量使她大为伤神。要在最近几个月内购置这一切是根本不可能的。她责骂自己贪婪，把自己叫做小市民、庸夫俗子。她不仅对伊戈尔，对自己也说过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她虽住在这空荡的、物件不配套的房间里，但生活是幸福的。她甚至满意自己对这些“乱七八糟的身外之物”所抱的轻蔑态度。但是当她一走进商店，置身于五光十色的新奇商品之中时，就忘记了一切，一股拥有这一切华美物品的愿望就油然而生。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她准备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诱惑力太大了，她无法控制自己，所以每次都要买点什么小东西。随意乱买就打乱了支出预算，但是当她提着大包小卷在街上走着时，特别是回

到家里把这些包包卷卷噤哩啪啦放到桌上时，就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

“猜！我买了什么？”

她拥抱着伊戈尔，默默笑着，用冰冷的鼻子在他脸上蹭。雪花融化成水珠从她的头发上、护耳皮帽上滴下来。

他从未见她洒过香水，但她身上总是散发着一一种特别的香气，不象是他送给她的普通香水的香味。

她来不及脱掉大衣，就动手去打开一包包东西。今天，第一个包里是衣架，一共三个，是用来挂连衣裙和上装的。衣架非要不可，否则衣橱里的衣服都要揉皱。她要伊戈尔检查一下挂钩牢不牢，并象拉弓弦似地拉着衣架上的横梁，向他瞄准，吓唬他。他从来没有想过挂衣架的外形真的象弓一样。托尼娅的想象力使他感到惊讶，她在任何东西中都能发现一些别人完全想象不到的方面。有一次在动物园里，站在关熊的铁笼边，她要伊戈尔相信，从熊的角度来看，站在栅栏里的是人，是给熊观赏的。

第二个包很大，轻飘飘的。她郑重其事、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丝质的圆顶灯罩在撕碎的包装纸屑中发出鲜艳的橙黄色彩。伊戈尔记得，昨天托尼娅还认为买灯罩太奢侈，他们自己可以用纸做一个。但现在，瞧着托尼娅幸福的脸庞、亮晶晶的笑眼，他也确信这个灯罩真是好极了，不能不买。

她想立即把它挂起来。伊戈尔则眯起眼睛在想，这不必，他可以设计出一个带垂饰的滑轮，这样灯罩就可以升高或降低——那就真讲究了！

她干起活来很快，但毛手毛脚，一会儿险些被开水烫

着，一会儿，啪——把碟子碰掉了一块。每天她都出点倒霉事，但她依旧很高兴。集体宿舍也有煤气炉，也要洗碗碟，但不知为什么，那和这不一样。住在这里，她总感到非常幸福，因为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属于她的。结婚以后，她愉快地接连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想到过的新奇事。结婚之前，他俩都习惯在食堂搭伙。晚饭，托尼娅和姑娘们一起在集体宿舍里自己做：切点香肠，用小壶沏点茶。伊戈尔，他……她可不知道他怎样吃晚饭，或者，他吃不吃晚饭。现在她不仅关心自己，而且考虑到的老是他们两个人。对此，她总感到很新鲜。她根本不会做饭，干起活来经常闹笑话：不该做肉馅的肉做了肉馅，本该擦的拼花地板却用水洗了……每次闹过笑话后，她便情绪波动不已。

结婚以前托尼娅对自己的认识完全不象现在这样。她对自己曾经很满意：身材匀称（虽然腰粗了点儿），头发很漂亮，脸庞引人注目，至少与众不同。只要她在晚会上出现，总有那么一些小伙子向她献殷勤，而且他们并不是那些放荡不羁的人。招人喜欢的、有心计的机械车间主任伊波利托夫明显地对她钟情。在大家聚会时，她能在吉他伴奏下给大家唱唱歌，跳个乔特卡舞，滑冰的本领也相当好，在水滨浴场为了开玩笑可以拿个大顶。总之，她想象得出，伊戈尔为什么会爱上她。可现在，她充当着洗碗工、女厨娘的角色，而且是个笨手笨脚的厨娘，瞧，就象现在这样：脚趿破拖鞋，手拿脏抹布，她在伊戈尔的心中又是个什么样儿呢？

她感到不安的原因是，从今以后在伊戈尔眼中，她的生活不再分为两部分了。迁入新居以后，原来不为他所知的另一部分生活公开化了：他看见她起床时披头散发和她补袜子

洗衣服的样子。在这之前，他们相约去电影院、溜冰场时，她每次出现在伊戈尔面前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现在，她的一切都以本来面目出现了——天知道他是怎么看的？——也许，在她身上，他看见了许多不十分诱人的东西。一种隐藏着的、从未有过的、由于缺乏信心而产生的烦恼折磨着她。无论是美丽的头发，还是灼热的嘴唇都不能为她分忧解愁。现在重要的不再是整洁风雅的服饰，也不是灵巧娴熟的乔特卡舞步，而完全是别的……

硬帮帮的铁丝，本来可以用平嘴钳弄弯，可是伊戈尔却要试试自己的忍受力，用的是柔软的手掌，铁丝勒得他执拗地皱起了眉头。按照灯泡插口的大小，他把铁丝的两端弯到一起，做成了一个圆圈。明天按这个圆圈尺寸做一个护箍，在天花板上安一个滑轮——事情就妥了。他在一张小纸上画出安装滑轮的草图。虽草草几笔，但很准确。这说明他很有实践经验。他感到很满意，但紧接着，一种常有的不安情绪又油然而生。他折起草图，把它和圆圈一起放进口袋。他越想驱散烦恼，烦恼就越是纠缠着他。他蹙起细长的双眉，动手收拾桌子，大声地哼起歌来。不知为什么，托尼娅在场时，他就不好意思唱。她到厨房去时，他才唱。以前伴送托尼娅回去之后，深夜回家走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时，他总是唱歌。

他在书架旁踟蹰了片刻，毅然转身朝厨房走去，稍稍推开厨房门，听到厨房里有声音：这是托尼娅在和邻居奥利娅谈话。他回到房里，吁了一口气，在书架前蹲下来，从书架下一层抽出用报纸包着的一卷纸。他本不该做这件事的。不

过这也没什么，他只看看，就放回去。他想再看一遍图纸，便将图纸从这包纸里取出，铺在地板上。他心情紧张地看了几分钟后，脸色就开朗起来，搓了搓手。好了，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

可是现在，当图纸摆在他面前时，他为不能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而发愁。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图纸，这只不过是些草图、略图、附加图而已。也真是，如果能在桌前坐下来，将这些汇总成哪怕是一张图稿，该多好。伊戈尔责骂自己软弱。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因退让而把愿望遏止住。他果断地把这包纸塞进书架。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思考问题的。

他三个月都没有接触过这些图纸，而现在忍不住了。

革新立式转塔机床“罗帕格”^①的想法是薇拉提出来的。伊戈尔之所以协助她，是应根纳季的请求。虽然根纳季对薇拉的好感没有获得伊戈尔的赞同，但是伊戈尔无法拒绝朋友的要求。这个设计工作渐渐吸引了他。程序控制就是首先在这种型号的机床上确定下来的。伊戈尔很快就成功地解决了“刀具长度磨损”的问题——只要装一个可以转动的钻头，换刀具时，用自动装置转动它，并准确固定好刀具的位置就行了。这个体系是如此出奇的简单，以致他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素来谨慎，所以没有急于说出自己的设想。唯一能与他分享这一快乐的人只有托尼娅。

^①“罗帕格”系俄语“ponar”的译音，为一种立式转塔机床的型号。以后出现的各种机器型号，均为俄语译音。

那些日子，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看看建房工程的进展情况。得到新房的可能性时有时无，要房子的申请书很多，工程越近尾声，想得到房子的愿望就越强烈。象干酪一样的住宅区的黄色墙壁，透过工地的脚手架清楚地显露出来。托尼亚情不自禁地、胆怯地猜想，他们的房间会在几楼，窗子朝哪个方向开（“如果给我们的话”——伊戈尔每次都盲从地加上这么一句。）……

能否得到房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戈尔的上级——工厂总机械工程师洛谢夫。在生产会议上，洛谢夫断然地否定了革新“罗帕格”的建议。他认为这项革新费钱，复杂，不适时，是力所不及的。这种型号机床的程序控制应该由专门的研究机构制定。

洛谢夫说他宁愿订购新的机床，也不愿搞徒劳的试验。

总机械工程师的话在工厂里被视为法律。甚至各大车间的主任也不愿与洛谢夫争吵。他善于给别人小鞋穿，谁要反对他，他就不饶谁。

薇拉希望伊戈尔发言支持她。她根本没有想到，他能轻而易举地驳倒洛谢夫。谁也不知道伊戈尔手里有一张决定性的王牌——自动装置。

然而伊戈尔没有发言。

他默默地坐在后排，低着脑袋。他得考虑房子问题。工地上已在拆除脚手架了，涂着白垩的玻璃泛着白光，安装工在试电梯。再过一星期工厂委员会就要分配住房证了。洛谢夫只要一句话，他们就甭想看见房子。那你就等着吧，等着再造一幢——过一两年……“再忍一下，不要忙，”伊戈尔

一再在心里对自己讲，“把房子搞到手，那我就全部说出来，到那时，我就不再在乎了……再过一两个月，那时……”他象无事一样。说不定有些人为了巴结洛谢夫而急急忙忙发言反对薇拉，薇拉还会因他保持缄默而感谢他呢。

盼望已久的日子到来了，他们夫妻双双住进了新房。于是，伊戈尔把一切都忘了。这简直是奇迹。现在，他还感到奇怪：难道他，伊戈尔和他的妻子托尼娅真有了这样漂亮的房子，而他真的可以天天见到他的妻子了吗？只要他想——此刻到厨房就可看到她，只要他想——就可拥抱她……现在他们什么人也不需要，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他们怕有人来，不愿意别人来打破他们的宁静。伊戈尔一向珍惜自己的时间，可是现在，他能够每晚坐在家里欣赏托尼娅，欣赏她由于兴奋而坐立不安的样子，欣赏她的轻盈步态。她扬着头唱歌，如水长发披在她脑后肩头。她一边唱，一边在屋子里轻快地走着。她裸露的双手的每一个姿势都激起他的怜爱之心。他和她聊天，帮她磨菜刀——此刻，他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他似乎已把设计图纸的事完全忘了，然而在脑海深处，思维仍在不知疲倦地、不受他支配地不断活动着。有时一种刚刚产生的灵感明显地涌上心头。想法渐渐成熟了，幼芽破土了，鸡雏啄壳了。伊戈尔越来越急切地想和设计师一道来搞好图纸，尽快交出去制造，制出试用样品来。但是这些想法在家里看起来是怪诞的，就象他在某些方面对托尼娅变心了似的。其实，如果托尼娅对他说，她需要做某些机器零件，他也同样会生气的。

托尼娅端着平底锅走进房间时，伊戈尔正躺在床上，一只

手枕在头下面，另一只手拿着铅笔在空中画着什么。他两眼凝视着天花板，好象那就是一张画图纸。

“这——一个样啊……”托尼娅严肃地拉长了声调说道，“还是在公共宿舍的习惯，宿舍的习惯还在人们的意识中。”

伊戈尔抱歉地一跃而起，把皱皱巴巴的枕头整理好，就赶忙去收拾桌子。

肉汤显然熬糊了。她偷偷地注视着伊戈尔无所谓的样子。

“怎么样？”她忍不住了，问道。

“好极了。我过去不知道嫩的汤这么好喝。”

她猜疑地盯着他看了一眼。

“马屁精！”

吃过午饭，托尼娅熨衣服。伊戈尔侧身坐在方凳上，他的膝盖撑在桌子侧面的胶合板上。托尼娅含了一口水，准备喷衣服，被水鼓起的两腮使她的脸显得很神气，象个孩子。这时伊戈尔在嘟哝什么。托尼娅极力忍住笑，脸胀得通红，亮晶晶的水珠在紧闭的嘴唇上颤抖。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把水喷了自己和伊戈尔一身。

“我说，托尼娅，”他擦干脸，说道：“我们要不要买张桌子？”

“干嘛要买桌子？”她一边还在笑，一边问道，“我们不是已经好了先买床铺吗？”

她把熨斗咚的一声放到托架上，伸直了腰。她突然明白了，他早就想买张桌子。他逗她笑，他自己也笑，可心里想的是买桌子的事。